



羅鄂州小集卷一

歙程哲聖跋輯



符命

帝統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以太上命恭履帝位臣願親覩
盛事又少學于史氏讀前世封禪典引正符之篇考其
時非有挺然絕德獨其臣子文力至到猶能開闔其詞
義傳以訓詁用震眩來世臣今作帝統一篇文雖不足
事則過之位下不敢僭陳敬藏于家其詞曰

於維民主參合天地乾坤始陳而震已出帝赫胥尊盧
其事蔑得而聞矣即封禪之家前哲所紀蓋七十有二

孔纘遺典獨斷自陶唐氏以下豈不以脫屣九五引聖
自繼巍巍蕩蕩古無與二者哉然在位七十迫於大耄
環顧岳牧莫釋厥負師用以舜錫協茲予聞猶使美典
揆事賓門納麓九男侍外二女侍內詢事考言越三十
餘載乃始稱天援歷俾陟元后不其遴歟迨重華再傳
率循堯志文命以降乃父子相繼雖有虞賓在位化率
群后之美歷世弗選宣推為上公奏咸舞章展其旂常
黃收純衣彤車白馬以備一代之祀明五德之敘而已
大物屢移不歸故統閱千歲者再姬顛羸蹶前世建國
無在者劉氏以庶姓援旗仗劍為民請命自任厥力經
營五載以濟皇極議者猶尋繹氏姓推考荒絕上纂堯

帝數千載之遺緒雖天命循環盛德宜爾然人事報施
何其爽耶由斯而言帝者域中之顯號位者聖人之大
寶彼膺其號居其寶者莫不欲貽謀垂統世為太祖有
運極而弗捨孰功成而先去故曰重寄不反盛德不辭
威覆一世仁義從之是以帝者官天下施則不歸王者
家天下百世不衰創業之主覩茲成事亦且量時度力
踵襲近代孰能高舉遠引蹈上世難行之軌況已施而
無報孰為勸哉我宋氏之履御承唐迄周當此之時豪
智並驚德不足以相有天文隔闕於上嶽瀆離絕於下
天將窮其否以啓聖哲使沙陀之種羞冕慙黻日夜蹶
蹠呼天以求真主而藝祖出焉因軍民之心合夸夏之

四万七千三
願順天革命市不易肆荆楚嶺蜀吳越江南奕世據土
圖王號霸之國順者理遣負固力服然後三光四鎮復
通為一其受命宏矣其為烈大矣抑人有言親莫親於
父子故能則思教得則思與矧所階之貴所就之富收
五代八姓十有四君之墜緒合十分九裂之天下安榮
未盡享勞苦未盡息稟命哲母推功聖弟寥寥千載法
堯舜之事以垂式萬世功德信美矣列聖繼之乃卒伐
河東告成岱宗典禮隆乎三王生齒溢乎振古守位字
人以俟天命暨太上遭時之艱奮其威德以為祖宗復
故物弓矢纔戢俎豆畢陳中興三十六載未嘗一日暇
逸功既成矣時既至矣乃復推帝業所由援七世正統

春秋五十有五從容退處以觀聖嗣之明德命下之日
聞者莫不鼓舞咸知神聖之相與絕人萬億雖神器大
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付無吝情受無愧色留無嫌久
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于二百載之後偉哉一
代之德相為表裏茂以加矣功成不居至隆也度德而
處至公也列聖待時至忠也復歸其統至信也明稱昭
穆至順也是以四海之內丕應後志以推遜者尚其仁
以報復者尊其諠武者壯其決知者是其計一正君而
天下定矣於是丞相魯公以降稽首稱曰陛下至仁昭
事哲父以承太上之隆指今說尚書者皆言古無舜典
唯堯一典紀將遜之事謹徽克從之文乃踵嬪虞欽哉

四子六字
鄂州小集卷一
之下巍巍百聖一堯首之明不可再矣惟宋受命之君
度越前古用天下孫已配堯帝茲太上又申之蓋自堯
舜至藝祖至太上遠或數千載曠不一見近或再更百
歲而迭興推降聖之符者乃斷歲以五百亦不盡聖哲
之應天人之際矣不勝太上之德于堯有光鴻名上壽
法皆應得宜撰日鏤冊敬上尊號曰光堯壽聖以明示
千古無所與孫且詔侍臣能言者推考藝祖之洪烈書
以為一策即今見事又書以為一策與上世堯典為三
垂之無極天子曰俞哉既親上名號并論藝祖太宗之
德為宋二典又誦之曰

蕩蕩洪覆唯堯方之孰德如堯而又光之惟聖同天其

心不私其選不遲其子不疑曷戚曷疏唯德之貽有宋
受命越自皇武力兼四方劬勞以不處乃智厥弟而舍
其子世用伯考為宋世太祖列聖篤其慶天命是聽時
惟太上能圖天之命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于宸極
大統以正前聖授受豈報是圖後有作者同規共模有
施弗虛有忱弗愉祖孫繩繩不愆于初取物於寓有得
有否天下大矣託焉可久彼唐之堯或謂弗慈匪堯不
慈其施不歸世復有堯為堯之為嗟堯與堯世不兼有
光堯之舉百聖拱手猗歟休哉陛下今者惟當考舜世
故事務循堯道達聰明守法度選遺俊戒面從欽鄰敬
民畏天愛日成九功施九德平九州以綏受命咸宜之

福子孫千億與天無極天人之意將在今矣

辭

寄遠辭

過黎陽而遂西兮煩嘉友之臨餞道躊躇而屢顧子忽背馳而不可挽幸介弟之勤我子守權與其益堅人情豈其惡逸子慮我修塗之易倦祭高原與平隰子冰雪凜其同踐山負石以當運子泥飛屐以相濺喜招招以印涉子又風濤之交戰幾四載之皆乘子初不悟其已遠亦既降乎廬阜子縣尹告以舟辦謀不主於雲夢子果若大江之為限分渚陸之異遵子弟亦曰子將返試淫閱於千颿子前車近其當鑒挾忠信以臨深子猶一

覘而色變愛我者于是而委去子吾然後知所恃之惟天寧戒懼之遂忘子託命于南公之雞犬舍親戚與墳墓子初豈以易芻豢抑甚珍其所懷子每欲棄置而未忍行四方以經營子膂力猶幸其可勉荆又用武之國子庶幾少施乎吾辯至天性之燥溼子蓋終身陋巷而不厭非將老無聞之為病子且安往而不樂其貧賤獨夫人之信此子豉子望之而不之見秋蘭何時其可致子聊以報乎足蘭

賦

鸚鵡洲後賦

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荆既感鸚鵡洲之事遇有以禰

四十五
處士比益成者遂慨然為賦願覽而繼之其詞曰日吾
送兄湓浦子背長江而旋反覽弔禍之新詞子惜吾行
之不遠漢數極而招盜子睨龜鼎而欲移中不快而輒
殺子美甚果而不疑時猶有所畏縮子懼天下之見議
嫁惡名於餘子子蓋自以為得計委孝章於孫氏子曰
不能救猶有辭楊公並列而見收子可退託於不知嘻
量人其何淺子謂一世即此而可欺於正平尤不揜子
蓋顯然遺之以危方三州之傳客子知欲免其良難念
譖人者之不然子每投畀而獲安豺虎有所不噬子有
北變其貪殘揆處士之所至子實覽輝之翔鸞縱不知
其亦已子獨不可以少寬何所遇之一律子爭攘臂而

衝冠子猶不能得之於父子忍絕其交游之極歡卒首
難而快敵子嗟曾獨無肺肝均斗筭其何誅子吾將申
詰夫曹瞞噫人固有一死子庶沒世而遺榮生既輕棄
其身子死又吝與之名諷路粹以奏孔子并追詆其平
生絕天道蔑孔顏子果誰味為此鳴必隕滅其猶未厭
子乃今知伎心之慳於五兵意良史為可恃子略浮誇
而存高情攷終篇其何戾子紛笑號裸罵而相并因繁
城臣子之所記子又奚以異夫臺中之評儻遂信而弗
思子毋怪夫列之益成賴北海之緒言子配史魚之亮
正舍斯人其誰信子吾將按以為程嘉南州之博衍子
萃終古之英豪賈不遇而賦鵬子屈既逐而為騷風流

四十四
鄂州集卷一
遠以莫嗣子江漢日以滔滔迨先生之繼往子想駢駕
而遊遨精神炯然不沒子起風雅而相高方消搖於窠
廓子夫豈知俗議之徒勞

鳳賦

有物於此窮高處遠而眎聽在人舉動闊疏萬里若鄰
汎覽天下察暴與仁威儀皇皇文采錯敝百姓延頸願
得以為賓天下無之則俗薄有之則化醇堯禹之功待
之而後信外臣不敏敢咨詢之公曰此夫被袞載律以
自喜者與形可繪而不可致者與閱歲千百不一當其
意者與凡類其形而聖人其智者與凌崐崙而不頓經
弱水而不溺處則一二動則萬億無道先去有道不匿

以正歷紀以名官職以調廟樂以書帝籍夫是之謂鳳
德

詩

送新安守陳郎中赴闕

淞水帶天邑於今如澗瀍言從發源處直到行闕前史
君儀曹郎省闡早周旋一行領輔郡奏課十郡先是時
新雨餘縱纜驚號蟬長河無六月解帶風中眠烏羽動
林莽馬門納雲煙村村老農出寒女一笑媯共談兩歲
樂米糧不論錢今日見史君史君正當年還能持節來
莫作長棄捐再拜不可留鼓聲催發船嗟我寄枌社弟
兄辱知憐宦游適四方從公倘非難農人實懷土欲見

三五七五
鄂州集卷一
無由緣唯因足襦袴長說史君賢

題賢女舖

在南康縣南

許嫁女始字昔人良所欽此身有所屬安得強委禽嗟
哉乃翁愚棄盟欲重尋死生還復合世謂遂初心誰知
彼寒女義烈動芳襟頃來已一慙厚愧方在今正性不
負物臨流殞千金我來弔叢祠目眩寒潭深淒涼一川
上行客聞知音

梁寺丞見示過嶺新作

凌晨登鬱孤南走韶陽道封疆有申畫山川本懷抱公
行度塞嶺殘雪故未埽高情無南北反謂茲山小頃來
我嘗游亦覺山媚好前賢因遠謫我輩得幽討兩崖瞻

欲眩數樹攀且繞想公哦新詩千騎轉林杪衙冠候顏
色約束軍聲悄韶陽古名郡四十專城早重華已千歲
蒼石在雲表魚龍舞幽壑遺韻蓋可攷以茲供撫玩或
可薦壽考公餘亦時飲未用絕芳醪行行布恩惠正直
神所保

送贛州守施司諫奉祠歸吳興

去國二千里叱馭良已勤到官一百日啜菽念所欣史
君豈常流早歲承華勛螭首有故步天香帶餘熏時清
省諫紙符竹亦再分屬者寇雖除遺民尚驚塵公來鈴
江右喜氣感三軍下擔見施設果蘇彫瘵群天姿夙已
高況復勇所聞屬縣但期約訟庭無放紛村團不識吏

四
萬
世
八
處處飽羹芹生女戒勿怒減輸勸其耘惠術頗次第歸
心已鄉粉小子繆從師頗嘗侍朝曛從容進逢掖慘澹
立紅裙中坐要娛客所陳金石文行裝遂如此何以充
棟桷人事與天意嗟予豈須云來携諫坡雨去開崆山
雲多公能摧剛聖處已策勲行藏吾有命所願不忘君

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

峨峨鬱孤臺下有十萬家喧呼隘城闕戀此明使車憶
公初來時狂狡嘯以譁主將失節度玉音為咨嗟一朝
出明郎繡衣對高牙持斧自天下荒山走矛叉光騰將
星魄枉矢失驚蛇氛霧果盡廓十州再桑麻恩令撰中
祕天筆有褒嘉辛氏世多賢一姓古所誇太史善箴闕

伊川知辭華誰歟立軍門仗節來要遮亦有救折檻叩
頭當殿衙英風雜文武公獨可肩差佩玦善斷割揮毫
絕紛葩時時有縱舍惠利亦已遐京西故畿甸傷塞聞
悲笳明時資餽餽豈減漢襃袞勿云易使耳重地控荆
巴三節萃一握眷心良有加古來居此人愛國肯雄誇
羊祜保至信陶公戒其奢安邊有成略此道未全賒公
今有才氣功名安可涯願低湖海豪磨礪益無瑕凌煙
果何晚猶有髮如雅

和汪伯虞求酒

君不見菊潭之水飲可仙酒旗五星空在天此江縠紋
更竒絕投以麴米清如泉分甘正擬供低唱要築糟臺

四十一
須大匠詩人便欲醉千日歡伯僅堪陪一餉曰予此樂
未知之獨愛為餅居井肴因君飲興亦浩蕩夢隨驂駕
觴瑤池昔賢酒盡孤長吸大似竹枯還欲瀝明朝秀句
傳滿城笑指空樽臥牆壁

鹿鳴燕禮成貽解元諸友并呈通判寺簿兄及
衆同官五首

天意欲為雨川雲出相望明時攬俊乂所立固無方少
小諷二南美此江漢鄉猥當興能職首闢較藝場群儒
悅寬簡浩蕩出文章方觀縱壑魚忽作搏風翔此去升
禮闈旋當對殿廊忠言動明主家國有輝光
鹿鳴首宵雅義取好賢深察寥疑莫續工席有遺音詩

言君臣間不以位相臨如禽食苹水有酒方共斟從容
陳所好亦復有鳴琴庶使我冠者洋洋動其心願言解
子褐結綬貫華簪真心有相感千載豈殊今

昔在馮當世起家冠倫魁天衢躍羣龍轉見絕足才馳
譽塞四海致身近三台淒涼城東宅歲晚就蒿萊古來
用武地編簡委塵埃每見儒冠喜況逢賢路開祝君如
馮公決科亦崔嵬終身可師法正復在軻回

任子衆所許一鳴居上頭王高兩縣來選拔皆其九里
行張可貴月書蘇屢優向來丁與虞頗從別駕游嗟我
愛群才不間薪與樵既為得者喜豈忘欲旁搜鼓篋五
百家要皆儒者流相期作鄒魯過是我何求

士有未就駕郡守身勸之君觀漢詔中有此勤懇詞由
 來賢俊人出處每委蛇譬彼未嫁女深閨秀容姿施衿
 有所適婉孌終自持漢俗尚如此前世當可知勉哉策
 名者不但好爵縻君臣有明良一本作明義行矣方自茲惟當
 秉高節長副此心期

酬任察推惠石耳之作游

班嗣不借書劉棻真好事慙君輟漢簡畀我充口耳胡
 為有牽聯蒼石乃遭刵平生任公子百牯供釣餌坐令
 天壤間厭此江海味君今效清癯我更覺軟美挾書擬
 從游夢到沙頭市

酬寺簿勸農追和淵明見貽

江漢之會中具五民見異而遷乃喪厥真相彼樊山我
 行所因有閑其壤問彼居人方時清明家自為稷其藪
 其浸其動其植孰為使民有田不穡亦惟蒲魚恃此鮮
 食歲運周回景躔西陸帝籍重開天顏逾穆耕事將起
 毋荒遊逐凡我農官戒民宜宿戒民伊何美成在久譬
 彼射侯則求其耦驅率慵墮轉緣南畝數耘疾收在而
 心手農亦有書匪藏金匱盍耕如莘盍饁如冀桑蔭清
 好濁醪日至已勤而食則無所愧勿謂此州遠連邊鄙
 我疆西北盡其四履風雨順時日星循軌屢豐作頌以
 致歸美

鄂州勸農

國有四民各分一職農次於士蓋尊稼穡日出當作日
入乃息用天分地以足衣食菖葉初生於是始耕務限
既入農事轉急禾當播種乘雨接溼高田大豆榆莢為
候三月區處油麻稌黍時當警竊圓葺牆宇蠶沙麥種
四月收貯開渠決竇以待暴雨月建在午秧苗入土女
工織作三伏炎暑七月芟艸燒治荒田大麥小麥上戊
社前禾欲上場九月塗倉緝績布縷十月多霜冬至埋
穀預試五種不宜者輕宐者則重臘月糞地治確雕桑
修治農器向春則忙四時之務展轉相尋既有常產當
有常心雞豚兼蓄棗栗成林我念此州土多冒占紛紛
剗請擾擾定驗雨澤空過失天之時生意不叢失地之

脂身力不出枉墮四肢於私無益於官亦虧耕既不深
難行根脈耘既不勤衆草之宅糞若不施穀不精澤拜
若不速風雨狼籍若能開墾處處良田若能灌溉歲歲
豐年古來開畎廣尺深尺長畎三條於中種植漸鉏隴
艸爬土畎中苗根日深耐旱與風又有區種與畎不同
方深六寸種禾一叢七寸一區勻如碁局區收三升畝
號百斛用力既到所收亦多比之漫撒効驗如何凡苗
之長全在糞壤器欲巧便牛須肥健其或無牛以人牽
犁彼此換工惟在心齊游手浮墮譏笑父祖一時之逸
終身之苦稍識文字莫弄官方暫然得理不可為常勸
爾保身孝謹無辱勸爾居家省儉常足兄弟同心勿營

四万六十六
鄂州集卷一
私曲年豐感謝休厭米穀官租未送莫嘗酒肉不尋閑
事門戶清肅恂然不闕教子習讀漸入士類光庇宗族
歲時禮節親鄰往復孫曾濟濟所謂受福古有茅容雞
供母饌自將野菜與客同飯張氏九世同居相愛官家
親問寫忍以對郝公貧餒甥姪孤遺飯藏兩頰以活兩
兒王丹在鄉親行農野多載酒肴勸賞勤者前賢所為
可以為師美哉農者國之良民直道本業必養其親姦
未必富拙未必貧地道無窮天有冬春筋力在己日用
日新俯仰求人莫如求身

望梅亭

南安軍未至庾嶺有亭名望梅兄端翔權軍事時所作

節物重陽後風煙庾嶺頭休論梅子雨裁度菊花秋翠

壁堪橫絕幽亭勸小留謀生兄弟拙一一傷南州

送邕州吳使君

題輿裁赴日邊程便擁油幢鎮列城地望素高唐五管
人才今似漢三明時清市駿非無意歲宴逢花好寄聲
太學英名湖海氣此行持論要平平

次韻日涉園五首

虛靜堂

華堂清曠隔諠卑戶外春殘綠滿枝好鳥窺簷時下啄
有人燕坐獨支頤

息齋

世間誰號寂閑忙強健收身意自涼春去埽花時汲井

客來翦韭旋炊梁

丹桂軒

丹枝近歲出深宮
合向嚴宸伴晚楓
珍重幽軒無俗物
月中根墜日邊紅

茶巖

巖下裁經昨夜雷
風爐瓦鼎一時來
便將槐火煎巖溜
聽作松風萬壑迴

木瓜隲

山中果樹略扶疎
炎帝經中未盡書
聞道木瓜紅勝頰
露枝雲葉綴華琚

奉寄交代通守王兄兼簡胡君二首

籍甚王文度
同儕意自親
方舟能送我
別駕苦勞人
屬縣應如律
山田向食新
荷花開幾許
老子舊凝神
有客裁相識
乖離又許時
不愁蓬轉遠
獨恨蓋傾遲
早薄江南地
青冥歲晚期
宦游妨意氣
直恐負君詩

題汪氏尊已堂

華屋成來有幾年
名因耆舊里中傳
未容極口論感否
正欲虛心到聖賢
室有圖書人自好
門多車馬地還偏
邕州健筆人爭誦
姓字從今到日邊

次韻楚覺先見贈

奏事何能補帝聰
流年早已付天公
舊聞雙劍淪波底
忽有三刀入夢中
首出詩文為我賀
多慚憂樂與人同

如君孝友天應報飛鶴那應久在籠

聞寺簿燕客因以酒蟹送似有詩見及次韻二首

冠蓋追隨寂寞濱絕甘寬我未閑身古來把酒持螯者
便作風流一世人

此物湖鄉價不論帶糟聊遣薦芳尊夢魂忽去浮清雪
喚撥漁舟倚馬門

酬寺簿錄示胡康侯戒明仲治郡遺訓

別駕游心到古初時將前輩警公餘異時治行傳青史
名字牽連倘得書

奉酬李叔勤知縣覓抹莉花栽長句

耶令風流太史家早知抹莉有奇葩生嫌衆色空塵滓
徧閱餘香見等差多謝珠璣來坐右好將根撥到天涯
蜀江紅紫紛披後初看東南第一花

次韻酬通判劉兄岳陽樓見懷二首

蓄納深無際憑臨勢易高青春關氣象白日散風濤有
野張軒樂何人續楚騷古來川浸在閑却漢陰樵
魚龍掀舞後渺莽記空庭地帶三苗闊山傳二女靈客
懷光水月詩筆妙丹青少作揚雄悔唯思草一經

次韻和子澄春祠先聖律詩

質明悅洗動輕漪禮殿巍巍百世師伏几親瞻古人象
陪祠頗雜漢官儀詩書自可謀元帥俎豆何妨示小兒

春服詠歸千古意只今童冠可無詩

春社禮成借用寺簿釋奠詩韻呈諸同官

素餐深覺愧漣漪后稷句龍實吏師平土至今猶有賴
配天在昔盖多儀操豚底用勤巫祝餉黍行看媚婦兒
海内和平頌聲作登歌還有載芟詩

福州趙侍郎開城西古湖以溉田既成冀得致

政丞相稭公一臨於是有倡和之篇二首

湖邊飛盖欲誰同治行人思舊弱翁行樂未饒溱水女
詠歸應有舞雩童閩山影浸煙雲動滄海潮連浦漱空
欵識元侯疏鑿意君王勤儉正卑宮

南方春早凍先融荷畝趨時小異同要使齊民知水利

亦如前哲變文風四時鏡淨登臨美萬頃雲垂灌溉通
嗟我一麾江漢上慨然歌歎似南豐

詩餘

水調歌頭

中秋和
施司諫

秋宇淨如水月鏡不安臺鬱孤高處張樂語笑脫氛埃
簷外白毫千丈坐上銀河萬斛心境兩佳哉俯仰共清
絕底處著風雷 問天公邀月姊媿凡才婆婆娑人世羞
見蓬鬢漾金罍來歲公歸何處照耀綵衣簪索禁直且
休催一曲庾江上千古繼韶咳

羅鄂州小集卷一

羅鄂州小集卷二

歙程哲聖跋輯錄

論

湯論

聖人之用心有卓然至到常情所不能測者不惟天下後世之所不知雖當世親炙與之共事者蓋未必盡知也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於是其臣仲虺乃為誥曰天生民有欲必生聰明者治之有夏昏德天乃錫湯以勇智而使之代夏次又道商邦之在夏時如稂莠糠粃之見播除小大戰戰不能以自安末又道成湯之德始於征葛伯東征西怨而民

四子
鄂州小集卷二
之戴商已久嗚呼仲虺果以此曉天下後世邪亦將以
慰夫湯之心也若以曉夫天下後世則湯之舉以仁伐
不仁以義伐不義天下忻然戴之蓋不容後世之議矣
若以慰夫湯則湯固非若言者之所慰也世之君子唯
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已斯以為足於其心而
已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唯夫天
下悅之太深信之太篤不復寘疑於其間則聖人方且
以此為懼且夫湯之為此天下安有議之者哉然而不
釋然者豈以桀之罪雖足以致之而君臣長幼名分之
間猶有可念者邪方其得一伊尹而進之此豈有意於
伐桀者哉然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蓋君臣長幼天

下之大順與夫除殘去賊天下之大利其勢有時而不
能全古之聖人不幸而當之必得名世之士相與立同
異是非通彼我之情以更相發明然後於情義為盡鳴
條之事前此所未有使當世之士有若伯夷者一為天
下明君臣大義使少有所泄寧在我者無全德之名而
使彼得戴義之半則聖人猶有所安於其心今也不然
舉希世之事民情所宜駭者而天下方相與翕然安之
若出一口不復知有所擬議是當世無復可望者矣此
聖人之所懼也故以不難不竦之資當功成事遂天下
萬國方相與向已之際一旦無故求自處於有媿之地
託於後世之將議已以為天下萬世受惡其心方且以

四十七三
聖州集卷二
為舊君禮則其暴桀之昏德與民之戴已者適所以重
己之愧而不足以慰夫心至於道商邦之在夏懼于非
辜不能以自安則是慮患之至而謀先焉此尤不足以
得湯之心也湯之慙其不可以言慰亦明矣是以既徵
於色又發於言既發於言又形於樂蓋大濩之作於周
末已千餘年而當時知音者聽之其慚猶不掩也此豈
嘗試言之而偽為之者邪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天下
後世惟聞其慙也則以湯之德為未至然後為湯者得
以安於其心嗚呼此豈常情之所能測哉蓋嘗言之惟
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樂天者而後有大憂以其一言一
動始為天下萬世利害之所繫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

尊之無異詞聖人乃以為後世將有罪我者焉後世亦
卒無罪聖人者若聖人之心特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
假之為嫌懼天下後世特以己為聖人不復加擬議是
以躬設為罪我之比使天下君子得公相與議之此亦
庶祖成湯之心也聖人之無已一至於此故夫成湯之
慙仲虺所為作書者世以為能掩湯之慙而不知夫所
謂慙德最聖人用心至到之處季札觀舞曰聖人之弘
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嗚呼世皆以備道全美為
聖人孰知夫所謂慙乃聖人之所難者歟

說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詳

議

充國等為國宿將欲啓邊隙相為丞相諫而止之職也
未乃勸其主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此何為者哉夫
三侯者非通知古今有遠慮也又非素宦於外習邊事
也特人主左右親厚閭閻之臣云耳何見而議之身為
宰相見上意之不見聽也則引左右外戚以為助可乎
吾考之蘇武傳此三人者與相及丙吉號為皆敬重武
此其趣向蓋亦偶有合者要之相有附之之迹不可以
為法蓋相之始進因平恩以奏封事奪霍氏權因是以
相平恩侯入第蓋司隸後至平恩蓋不悅也司隸自以
我酒狂魏侯顧笑以為次公醒而狂蓋以媚平恩也相

與嬉笑之云爾若乃其情則猶有憚於司隸者故必笑
而後敢言人情不相遠千載猶可見也此論朝廷大事
而必質與外戚與谷永所謂願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
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者何異卒使許
史盛於元帝之世者未必非相啓之也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功利之說興千餘年矣使仁義之說不得行乎其間者
是說者為之蔽也人莫不狃於趣利而國莫不銳於有
功功成求得而志足矣尚何以仁義為哉夫彼固未知
仁義之為何物也使世知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
內外各以其序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物各得其所而

四民各致其用則彼之所趣而就者孰有過於此哉顧
世之王公大人不留意於學既不足以知之其小者則
懼為仁義而喪吾之所求而其甚蔽者則又以為仁義
之不足預於此也蓋數千年之間能辨其說者孟子與
董生二人吾嘗反覆伏讀而不忍舍也二者所從言異
若乃惠王困於屢敗之後其平居客氣沮喪盡矣故少
屈聽於孟子之言而特恐不得其所欲故孟子以為仁
不遺親義不後君仁義得而功利隨之所以慰夫貪懦
者之心若董生則不然彼易王者帝之兄自其幼時以
擊吳功賜天子旌旗驕奢好勇故以泄庸種蠡滅吳之
功而欲以為三仁蓋以自比云爾彼挾其功利之說以

臨我而以吾儒之無所出乎此故仲舒以誼可貴并功
利而棄之使仁義之說明於世功利誠亦安足計哉故
仲舒之言為誠言非有激而言也故莫備於孟子之言
莫徑於董生之說有國者得二說而參之亦庶幾矣

壽王議周鼎

嗚呼人君之趣向可不審哉自始皇欲出周鼎而孝文
惑新垣平之詐亦以為周鼎當建皆見譏前世武帝適
得一鼎而當時又以為周之故物壽王獨知其非而明
之蓋以其君為欲得事實也彼孝武者徒欲美其名不
樂其說而遽脅之以死於是壽王遽易其說為稱頌之
語以為上天報況鼎為漢出以此為非周鼎然後帝釋

然稱善又從而賜予之以此知甘言之所以進者皆其
主驅之使然不然猶有所畏而不敢也若壽王者一為
正論幾不免於死轉而為諛褒賞從之天下趨利之士
烏得不勸哉

孝文遺詔

先王之制喪君三年夫非以自為也嗚呼無父烏生無
君烏以為生凡教之育之訓之闕十一字蓋父能生之而所以
長養覆芘司牧而整齊之使衣食得以足而強弱不相
犯者皆積於君上也然常人之情習見於父子之親至
於君民之相屬分勢隔遠其恩情常若汎然而不相接
故聖人以服父之義服之使人視其服則知情義之所

當施故曰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自帝堯
以來未之有改也秦滅先王之禮特取其尊君卑臣者
則君臣之分已嚴而孝文又舉喪禮而廢之使其臣子
於君上曾無期月之恩夫分益嚴則疎而短喪則臣子
之恩薄分益疎而恩薄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君臣之
情義而以為上下之所以相臨者特劫於威刑服耳威
所不及何以待之故凡後世喪亂相踵多於前世者以
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也禮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
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傳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
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孝
文行一時之惠而其弊如此此後世之所宜革也

問

內宮問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不然嬪婦女御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宮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小臣曰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擴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輒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人坐論婦禮者也烏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事也可矣然內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

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則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卿天子以內之卿代外之諸侯以內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漿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何以云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耳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周禮之所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亦諸侯相見之禮若諸侯朝天子皆於其湯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餼致享其禮隆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攷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守殷國次言凡諸侯之禮次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知

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為賓之禮也有同姓之國有甥舅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為之致禮若天子之宮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邪曰然則王宮之無夫人審矣則嬪婦女御之分處六宮也奈何曰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為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為九嬪之屬實分處焉此禮所謂后立六宮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宮或曰何以知世婦屬后女御屬九嬪曰內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獻之于王而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其

職曰世婦掌女宮之濯漑率六宮之人共粢盛則是世婦屬后之驗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九屬以時御敘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曰嬪次于后則嬪當以何人為之曰嬪之義尊矣古直以嫁為嬪故書云釐降二女于漚汭嬪于虞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所謂九嬪者蓋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國以娣姪媵之備官而行數至於九皆自彼而具不待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說也曰然則御敘之法奈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為十五夕其實不然夫內寵無並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與庶妾更進迭退

一月而再見其為降也甚矣古以貴賤為接見之疎數故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夙夜在公貴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裯賤者也故其去也亟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故詩序云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則世婦不進御與曰否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于王所女御掌御敘于王之

燕寢惟世婦不然掌喪祭賓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之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考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則以先世之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以內宰於六宮九嬪九御皆教而獨無教世婦之說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或曰諸侯之宮何如曰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哀姜之嫁亦有葛屨五緡之語則是并夫人為五也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則是并夫人為三也至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此其降殺之序

也至其末也齊威公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又六人則九人也晉文公以夫人禮逆懷嬴然猶曰班在九人則是亦九人也而齊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嬪皆有所依放其僭侈甚矣不可以為法

昏問

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聖人為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以美其容也責其成為壯而後昏非以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故取是年以為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為二十三三十者期至於此而不可過耳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大為之期

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而不易之辭也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寧引而伸之至於二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為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男二十以上而娶毋過三十女十四已上而嫁毋過二十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也奈何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祭而豚饋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自秋成之後至於冰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為無

暇按其年而為之不難也曰然則聖人何為十九而娶
曰夫三十而娶吾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為也若
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故
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
闕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絕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
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為是也曰仲春之月
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
正欲其及是年耳夫嘉事常在秋故荀子曰霜降逆女
冰泮殺內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為期又曰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凡男女
之至於是年者各為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聖人又

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
舉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
之無夫家者官為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
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
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
多因於舊所以隆母黨安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
之制周公魯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威以下娶于齊
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
其母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蓋其尊者多已之
外親而其子多已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禮
孰為重曰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采者幣之色者也不

敢有所議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其名將歸而卜之納吉者卜之於廟而吉反以告也納徵則以幣質信焉示不易矣雁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以摯摯者從所執也執玉之君聘以穀圭雁大夫之摯也古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雉死物也雞鶩無常匹故進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能者御之昏二人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車婦人無自御之道必男子御之將行調車者事之宜也

羅鄂州小集卷二

